

仪式传播·生活展演·身份认同： 数字时代孕期女性的媒介化赋权实践研究

刘娜 王玥敏

摘要:数字时代聚集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孕期女性在以孕期记录、日常打卡与互动分享等生活展演为内容的仪式传播中促成新的身份认同。基于孕期女性的媒介化赋权实践,扎根社交媒体平台的田野调查,发现孕期女性不同于其孕前的仪式传播与生活展演。从空间视角分析孕期女性如何在个体空间与平台空间中穿梭跨越,凭借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可以深度梳理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中的媒介使用记录。研究发现:孕期女性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日常生活展演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积极与他人互动以完成仪式传播的建构,并借此促成孕期女性共同体的建立,完成孕期女性对当下新身份的认同。媒介化的传播、展演与认同,不仅形成彼此勾连彼此影响的赋权逻辑,而且对其进行学理分析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学术支撑。

关键词:孕期女性;仪式传播;生活展演;身份认同;赋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6-0062-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19YJA860014)

传统媒体时代,关于女性孕育经验的讨论多数集中于医疗,日常生活化的媒介表达阙如^[1]。女性可以用自己建构的话语将孕育新生命的过程和经验完整发布到社交媒体,由此社交媒体也称为孕期女性的“网络女性自治区”^[2],并有望成为孕期女性的一大社会支持系统^[3],给女性提供信息支持和情感帮助,促进其积极适应新角色、新身份的转变。特别是在当前人口形势下,此举有助于进一步团结孕期女性,结成共同体以应对可能存在的问题。社交媒体孕育记录采取的是建构仪式传播的方式,吸引和汇聚更多的用户成为仪式的参与者与观察者,通过自我表露和情感互动,建构了一种沟通空间与身体的仪式传播装置,最终通过共同体的建构促成了孕期女性身份认同。

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只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4]作为一组关键概念的理论星丛,传播的仪式观、仪式传播、媒介仪式彼此缠绕^[5-6]。过往的研究者在运用仪式传播概念时,通常将传统媒体作为主要播出渠道的大型仪式性庆典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如春节联欢晚会、国庆阅兵等。然而,研究数字媒体空间中孕期女性孕育记录后发现,孕期女性的网友群聊互助、孕育记录打卡等,也呈现了一定的仪式性特点,例如孕妇在对孕肚的记录中利用了葡萄、草莓与甜瓜,将其作为腹中胎儿的符号呈现与形象隐喻,这种对“十月怀胎”节点化的创新表达与人类学中的“过渡仪式”有着联系。因此,仪式传播理论在实践层面也适用于社交媒体,尽管主流媒体等大型媒介机构依然对社会符号的占有和使用具有巨大优势,同时也与社交媒体平台一同参与建构社会生活的中心议题^[7]。

一、文献综述

通过解剖社交媒体对孕期女性的赋权过程,借助对孕期女性媒介使用行为的观察,本研究认为

可根据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与人内传播在传播范围上的不同,从宏观层面的仪式传播,中观层面的生活展演以及微观层面的身份认同三个维度出发,着力从这三个维度进行讨论。据此,本研究在架构过程中也依循了这一研究脉络,同时为了避免研究的割裂,强调在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仪式传播与生活展演彼此嵌入,紧密相关,共同影响了孕期女性的身份认同。

(一) 仪式中的女性孕育

传播仪式、仪式传播与传播的仪式观等概念意义相互重叠,彼此仅在理论外延上有所区别,是一个遭遇过多次误读的传播学概念:传播的仪式观、仪式传播等概念中的“仪式”具有同样的含义,但仪式传播的外延最为广泛,包含了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仪式等概念。仪式与传播既被视为一种“本体关系”,同时,认为“传播等同于仪式”的观点也为学术界所接受^[8]。仪式是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重要内容,在生活中仪式也是建立和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桥梁。范热内普认为怀孕便是一种过渡仪式。“每一个体总是共时性或历时性地被置于其社会的多个群体。为从一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以便与其他个体结合,该个体必须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9]人的一生中,个体生命的诞生、成熟、结婚、成为父母、进入更高的阶层等等,直至死亡,这些事件都伴随着仪式的发生。随着仪式的行进中个体的身份、社会状态和生命任务的转变获得“合法化”。女性孕育通常来说被定义为胎儿在女性体内生长的过程,是一种生理的状态。从社会角度来看,孕育对于女性个人具有重要意义,会引发个人心理、情感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在女性的一生中,孕育过程可看作一种仪式,是“女性非母亲”和“女性母亲”之间的过渡状态^[10]。

女性分娩在孕育过程中更加体现为仪式的形态,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中世纪晚期的手稿记录中可以发现,当时人们认为女性分娩时的表演性仪式可以让中世纪的女性应对分娩的危险与困难^[11]。在一项白人中产阶级产科医生管理的产科中心的民族志研究中,也将孕育和分娩视为一种多维的、具体的成人仪式。学界认为女性在孕期的自然的怀孕分娩过程转变为需要医疗手段干预的医疗化过程,经历了话语流变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仪式。科学母职话语干预下,女性不断通过自我管理来获得符合国家医疗标准的高素质胎儿,医疗权威通过一系列检查和医疗手段实现“再造病人”的过程^[12],女性母职的初体验一度被认为是由现代医学技术所主导的想象^[1]。

(二) 媒体中的生活展演

欧文·戈夫曼立足于微观视角,提出了解释和分析人类社会互动行为的拟剧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表演者。每个场景都如同戏剧舞台,幕后行为一旦暴露在幕前,那么表演就不算完美,因此幕前与幕后行为被划分为“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Web2.0时期数字技术的增强,使得原本隐蔽于“后台”的女性孕育仪式走向“前台”,孕期女性以自我记录的形式呈现于社交媒体之中的内容成为生活展演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社交媒体将日常生活变成了媒介内容,联结了生活空间与赛博空间,社交媒体平台中“再现的生活”使生活展演得以实现。

涂尔干认为世界可以被划分为神圣和世俗两个相互区别的领域^[13],这种社交媒体孕期记录便是神圣的超越日常生活的仪式性展演集群行为。现有对媒介仪式、媒介事件等的研究成果多将媒介作为逻辑起点考察其媒介形态,正是因为社交媒体具有电视等其他传统媒介不具备的特性,才有“网络时代媒介仪式向仪式特性回归”^[14]。库尔德里认为媒介仪式理论倾向于新涂尔干主义的版本^[15],探讨的是媒介对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影响,并不是大众媒介通过垄断性的报道使得观众参与进一些高度展演性的观看中,如征服(conquer)、竞赛(contest)和加冕(coronation)。大众媒介所构建的“媒介中心化的神话”^[7],而社交媒体则正在改变人们对它的刻板印象。库尔德里认为对于媒介的研究考察应该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一方面,短视频对日常生活的仪式化与媒介化作用突出;另一方面,新媒体事件反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16]。作为日常生活的展演,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孕育记录具有强仪式性,孕周打卡发布怀孕状态等生活展演在平台组织推动下建构了完整的仪式传播活动。

(三) 赋权下的身份认同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所强调的群体归属感和身份认同^[17]对本研究有所启发。社交媒体记录仪式与日常生活相连的特性使其空间的多样超越以往的仪式的空间设定。社交媒体辅助建构用户的数字档案,承担身份感和归属感的建构功能,影响人们讲述“我们是谁”的形式,共同形塑“感受的共同体”^[18]。媒介技术的进步与空间的发展相互重合,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不断加深,媒介建构虚拟空间,又在此空间之上不断重构这新的虚拟空间^[19]。正是从此空间到彼空间的穿梭,促使用户不断追求身份认同。

赋权理论,也称赋能理论,强调个体自我实践和社会工作介入。早在 Web1.0 时代,网络媒体对女性自我赋权的影响就较为直接地体现在身份认证、人际交往与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女性博主的群聚促成了一种不稳定但具影响力的关系赋权^[20]。以全职妈妈为研究对象的新媒体实践研究认为,女性对母亲角色的身份认同是借助媒介赋权来实现的,行为类型包括“个体叙事型”“社群互助型”与“价值建构型”三类,整个赋权过程伴随女性个体自我效能感的提升^[21]。身份认同的实现还与情感的变化紧密相关,数字媒介空间中的情感结构生动而独特。

本研究基于数字时代的媒介发展背景,借助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仪式传播、生活展演、身份认同三个维度分析孕期女性的媒介化赋权实践情况:孕期女性将孕期女性对日常的生活展演融入仪式传播活动,生活展演与传播仪式二者共同构筑孕期女性新的身份认同,并在社交媒体的赋权下促成了群体性的身份认同。本研究以孕期女性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社交媒体推动下“第四波女性主义”^[22]的影响,研究旨在描述和阐释孕期女性如何借助媒介实现赋权的实践情况。此前,针对“数字母职实践”^[23]“数字科学育儿”^[24]的研究等强调了数字媒介在育儿指导等专业问题上的知识权威构建。本研究问题包括:社交媒体中孕期女性参与了怎样的仪式传播活动并呈现怎样的生活展演形态?数字时代孕期女性如何以社交媒体的赋权逻辑完成身份认同?

二、研究方法

女性在孕期的具身经验是主观性的,为了深入了解参与者的主观感受和仪式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因此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化研究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借此揭窠青年女性仪式传播实践的特征和内涵。

(一) 样本选择

本研究将便利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完成样本的筛选,根据传播影响力、发布内容数量与质量、互动意愿自我评估等标准,在社交媒体软件中选取了 30 位在个人怀孕过程持续使用社交媒体,积极发布孕期状态并且在线互动意愿强的女性,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研究恪守学术道德对隐私的保护,文中涉及的受访者(见表 1)均为化名。笔者发现,本研究观察中的孕期女性使用社交媒体的发布地址与社会场景为城市,同时综合考虑城市化对我国农村育龄女性的巨大影响,因此主要将来自城市的受访对象作为研究主体,同时综合考虑了人口学、社会学对育龄女性、孕期女性的研究进展,突出分析了受访者的年龄、职业、学历程度,以此提炼研究的主要价值。

表 1 受访者信息表

编号	城市	年龄	职业	学历程度
1	武汉市	28	公务员	研究生
2	武汉市	30	事业单位职工	本科
3	上海市	28	公司员工	研究生
4	北京市	29	公务员	研究生

续表

编号	城市	年龄	职业	学历程度
5	长沙市	32	个体户	大专
6	郑州市	28	公务员	本科
7	太原市	29	公司员工	本科
8	南昌市	28	个体户	本科
9	深圳市	32	公司员工	研究生
10	成都市	28	无工作	本科
11	福州市	31	个体户	大专
12	包头市	28	事业单位职工	本科
13	信阳市	27	个体户	大专
14	广州市	33	个体户	大专
15	杭州市	35	无工作	本科
16	深圳市	32	无工作	研究生
17	深圳市	34	公司员工	研究生
18	成都市	27	无工作	本科
19	福州市	32	个体户	大专
20	杭州市	28	事业单位职工	本科
21	厦门市	30	个体户	大专
22	上海市	28	在校学生	研究生
23	杭州市	24	无工作	本科
24	福州市	29	公司员工	本科
25	南京市	30	无工作	本科
26	杭州市	35	个体户	本科
27	厦门市	28	公司员工	本科
28	杭州市	32	个体户	本科
29	武汉市	33	个体户	大专
30	北京市	33	公司员工	研究生

(二) 质量控制

本研究借鉴“自我民族志”以自我为研究工具的方法论,指导了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过程,研究者之一在怀孕期间下载了小红书、微博、妈妈网孕育三个社交软件进行长达一年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并按孕周每周发布1~2篇孕期状态,共发布孕期内容56篇,内容评论内容丰富、回复数量充足。研究者每天固定浏览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中的使用情况,除了孕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内容、点赞收藏和搜索、浏览记录外,着重观察了受访者社交媒体平台的评论回复和互动等。结合已有文献资料和参与式观察的初步结果,研究者在开展访谈研究前设置了访谈提纲。研究访谈于2023年3月下旬开始,持续到2023年7月上旬结束,每次的访谈时间均在40分钟以上,访谈全程录音并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和反应建立了相应的访谈档案。

三、仪式传播的建构：孕期女性社交媒体空间中的生活展演

吉登斯对于空间的阐释突出对互动体系的解读，“空间不是一个空虚的向度，沿着这一向度，各社会群体获得了结构，但必须从其介入于互动体系构建的角度来加以考虑”^[25]。仪式的发生往往依托于空间，而空间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虽然其物理存在是本身实有的，但对于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形成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26]。空间对于媒介的信息传播来说是“一个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27]。对此，笔者将社交媒体孕育记录仪式的“空间”分为个人空间、平台空间两类，试图探讨这些空间中的参与者构建起仪式传播的具体过程。

（一）个体空间：媒介自我表露确定共同关注

1. 孕期每周打卡等“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

孕期女性群体在社交媒体的自我状态呈现，比如孕期每周打卡、分享孕期的身心状态，便是在仪式中互相关注的焦点。类同于欧文·戈夫曼“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从生活展演审视孕期女性的孕育记录，可以将孕期女性的媒介使用行为划归于前台空间和后台空间。前台空间是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中的个人主页，其自我编辑的个人简介、头像、状态发布、内容分享等等内容都可以在此展现，例如“93年兔宝妈”“12月预产期小兔子”等。

我就加入了孕期打卡这样的仪式，每周拍下自己的孕肚还有体重发到社交媒体里，我还会发一些孕期的疑问，比如说孕早期肚子有点抽痛正不正常这样的问题，很多姐妹们都会答复我，让我怀孕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张，现在怀孕在社交媒体里记录和打卡感觉是一种风潮了。（3号受访者）

前台空间的展演是实现孕期记录仪式传播的第一步，先有展演的出现，继而产生更加多元的互动交流。在孕期女性媒介化的生活展演中，社交媒体以其隐蔽性、即时性和共享性的特点，给她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前台空间，这种安全感来自在社交媒体中用户可以匿名参与仪式，孕期女性可以放下防备心理，发布自己对于成为孕妇和母亲的真实感受，以得到与有同样感受的女性的互动与交流。

女性完成孕期生活展演的后台空间是不可见的，而其在日常生活中借助媒介化展演建构的前台空间是可见的，但在难以被察觉的后台空间里，参与者无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为前台空间的展演而劳动，将前台空间的展演需求在后台空间里完成，例如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孕肚”打卡。

怀孕3个月的时候，宝宝跟一颗圣女果差不多大，四个月的时候宝宝就有一颗柠檬那么大了。我就会根据宝宝的大小去买这些水果。把这些水果放到孕肚旁拍照很有意思，我想做这些事情对我来说也是我孕期的一种仪式感吧，未来看看这些照片很有纪念意义。（21号受访者）

“孕肚”是代表孕育记录仪式中参与者群体的符号，可被理解为涂尔干所说的仪式“神圣物”，使参与者感到自己与群体、仪式相关。研究者在与21号受访者交流中发现，孕期女性群体在社交媒体中的“孕肚”打卡是仪式发生的标志，这说明孕期记录的仪式化是一种群体自发性媒介实践生活的展演的结果。

2. 团结感建构中的孕期女性

仪式建构中，参与者的团结感是仪式活动成功构成的关键要素，需要“观众因某项活动而形成关注焦点”^[28]。在研究传播过程中的“仪式”时，相关理论强调群体需要“程式化”的形式与“相互可见的事件”刺激“关注焦点”的产生。社交媒体孕育记录依托女性因孕育过程卷入的一系列医疗监护和医疗处置，从而实现程式化的设置。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女性孕期检查被纳入妇幼保健制度^[29]，一般女性在怀孕12周时需要在医院建立档案并且在不同的孕周需要做不同的检查。

第一次怀孕的新手妈妈对产检其实是很恐惧的，因为不知道做检查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再就是很多检查都是看胎儿发育状况的，会很害怕宝宝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在检查之前，我都会看看其他宝妈发的攻略，遇到什么问题也会她们在社交媒体上互动解答问题。（15号受访者）

空间流动内程式化的检查给予孕育记录参与者更多展演的素材。比如说孕期女性在平台上宣布自己怀孕时通常会发布一张胎儿的B超图,确认自己的新母亲的身份。在笔者访问的30位受访者中,近半数表示她们对社交媒体上的产检内容分享最为感兴趣。对于孕期女性而言,母体和胎儿的情感是彼此共通的,直到分娩的时刻。在社交媒体中女性的分娩记录如分娩Vlog的互动情况相较于其他孕期记录会有大幅度变化,不仅因为新生命的诞生具庆典意味,更是浓缩了产妇整个孕期的情感。

看其他女性分娩记录时,我经常都会看哭,觉得做母亲真的很伟大。我自己也怀孕了,也即将迎来宝宝的出生,看到别的宝宝平安出生我也会很开心感动,我希望所有的宝宝都是健健康康来到世界上,妈妈们都平安分娩。(23号受访者)

参与者在社交媒体中发布自己某项产检顺利通过或是平安分娩时,这类生活展演刺激了仪式互动,其他参与者或者观众纷纷来评论“接产检绿灯”,更有“接顺产”“接健康宝宝”等等对母婴平安的希冀。

我经常在帖子下接平安生产,比较热闹的帖子下面会有好几千上万条接各种母子平安的评论。我老公笑我太迷信,但其实这不是迷信,这种对孩子健康平安的愿望是所有怀孕妈妈的共同期待。(17号受访者)

有“关注焦点”的人群中,主动的参与者会逐渐地发展出集体兴奋,在许多仪式中参与者的团结感来自外部的符号,在生活展演中受众的团结感被动地被唤起,仪式中高强度的团结时刻随即到来。

(二)平台空间:“身体在场”的仪式群体获得情感能量

1. 平台技术达成虚拟身体共在

“身体在场”被认为是传播仪式的起始条件,而媒介技术的向前发展,媒介隔离现实的不真实感被不断打破,人与人的媒介互动不断接近面对面的真实交流,身体不由自主地从缺席转向虚拟在场。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发布多样,照片、视频、文字、表情、弹幕、评论等信息的叠加使参与者的身体感知无限连接。

社交媒体的各种功能让我觉得我跟其他孕妈有了充分的联系,比如说我可以看到她们孕期饮食的记录、体重的变化等等,还有些孕妈会发布自己的孕期Vlog,我能看她一天在做什么,虽然没见到面但我对这些我关注的妈妈们已经很熟悉了。(19号受访者)

社交媒体依靠算法精准推送,进一步细化参与者的类型,使有着更多相同符号的个体注意到彼此。算法根据相同孕周、相关职业、相似消费水平等符号特征,推送用户可能会感兴趣的孕期内容到对孕期女性话题感兴趣的个人信息池中。如此,孕期女性可以快速找到可能感兴趣的参与者,同时还会吸引未参与到仪式的个体加入仪式过程。

我本来就只是随便刷一刷,结果发现好多人都在发自己孕期日常,帖子里的评论也特别多,感觉可以在社交媒体里交到更多的朋友,毕竟身边跟我差不多时候怀孕的人也不多,在社交媒体里跟其他孕妈一起更有话题一些。(16号受访者)

在论述参与者是否需要亲身在场时,已有研究强调远程传播虽可以让参与者有身处大群体之感,甚至于“远程的交流的效果会更好一些”^[28],但传递的内容必须包含参与者的热情。游离化、原子化的孕期女性个体在社交媒体中连接、聚合,互动交流产生的情感能量使参与者能够获得集体认同的体验。

2. 平台互动迸发情感能量

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交流互动即情感协调的过程。以本研究进行参与式观察的小红书应用程序为例,用户浏览主页面包括“关注”“发现”和“定位城市”三个重要的功能按键。“关注”是在小红书程序中关注的其他用户发布的笔记(帖子);“发现”是小红书平台依靠算法根据用户喜好推送相关笔记(帖子)给用户;“定位城市”是用户开启定位后平台给用户推送同一城市的笔记(帖子)。当

孕期女性用户使用社交媒体时会因为与其他用户因怀孕这一共同关注,在平台的推送引导下建构仪式。社交媒体中的关注、点赞、收藏是对该内容的认同,转发、评论、回复、提及(类似@的功能)可看作是对该内容的分享,无论是认同还是分享其实质都是用户间的情感互动行为。社交媒体为孕期女性创造了一个平等的交流空间,社交媒体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作用在此显现^[30]。情感性支持是孕期女性参与仪式过程中对群体产生信任感的关键。如7号受访者所说:

社交媒体里真的很多人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出来,我在笔记下面留言问问题也会得到回答。我怀孕有时候情绪很不好,我都怀疑自己抑郁了,但网上的姐妹们就会告诉我是因为激素的原因,正常生理现象导致的情绪波动,我就知道自己没什么问题。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获得很大的被理解、被体谅的感觉。

已有研究强调存在“一种对此事聚集起来的群体的依恋感”,孕期女性对社会互动充满了自信与热情,是高度情感能量聚集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涂尔干所言的对于群体的“团结”。此外,个体空间前台的生活展演与后台日常生活中的幕后准备以及医疗程式累计的孕育经验都是为了平台空间中的互动行为。平台空间的海量信息和其他参与者的展演同样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空间中主体的意识与行动。

四、赋权:社交媒体中孕期女性的身份认同

社交媒体平台中仪式传播与生活展演彼此嵌入,孕期女性的身份认同则发生在社交媒体的赋权之下,发生于人内传播的框架之中。根据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观点,仪式的功能是确认那些已经存在的社会秩序。库尔德里重新审视了仪式与社会整合的关系,认为仪式并不是确认共享的价值,而是管理冲突,掩盖社会的不平等^[5-6]。大众媒介的确建构了“媒介化中心的幻象”,即将“日常”收看仪式融入日常生活,而“新媒体事件”与传统媒介事件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底层赋权”^[31]。女性的孕育过程中,在医疗、政治和消费主义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女性的身体、生活方式、社交互动以及人际关系都在进行不断重构与调整^[29]。

(一) 社交媒体对孕期女性的赋权逻辑

社交媒体中孕期女性的赋权实践经历了“打破沉默”“意识觉醒”与“认同强化”的完整过程。^[32]其赋权效果弥散在仪式传播的过程之中,这些都是孕期女性母性角色形成的基础。西方社会学中的赋权理论中,较为典型的是美国社区心理学家 Perkins 和 Zimmerman 的“过程—结果”分析框架^[33]。在赋权的启动阶段,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数字工具联结了分散的孕期女性个体。

在社交媒体上,我认识了很多也怀孕的姐妹,她们真的很懂我,平常烦躁的时候就会跟她们吐槽,说完之后心里舒服了很多。(4号受访者)

孕期女性个体在怀孕准备过程中积累的焦虑情绪,可以在进入社交媒体平台组织的孕期女性共同体之后,借助交流沟通有效缓解不安感。同时在怀孕初期,孕期女性对“成为母亲”的真实感是不明确的,其对“母职”的建构是可以在孕期女性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上完成的。

我怀孕的时候真的一点自己要当妈妈的真实感都没有,在网上一点点记录自己的孕期生活,我感觉自己现在很期待做妈妈,而且也学到了很多养育宝宝的知识。(16号受访者)

自我效能感的积累是促成身份认同的充要条件,例如对母职的获取与认同,就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平台中的个人展演和姐妹互动促进了女性获得自我效能感。与此同时,新媒体赋权进程的持续则更多取决于社群组织的建构,就社群组织的关系赋权来看,表现形式为“孕期女性共同体”的组织向孕妇个体释放了诸多社会支持,方式包括但不局限于点赞、评论、转发与分享等。

我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孕妈群,都是群里的姐妹怀的都是兔宝宝,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在群里交流,群里问问题比问医生靠谱多了。(29号受访者)

对本研究而言,社交媒体对孕期女性的赋权也呈现出复合化的特征,既包括内生性的赋权,也包

含外部性的赋权。赋权过程本身是层层递进的:在启动阶段,生活展演的内容完成了赋权的先决条件准备,在平台推送、用户分享的堆叠之下缔造了一种环环相扣的传播仪式;在发展阶段,仪式联结了孕期女性个体与孕期女性共同体,其所催生壮大的孕期女性共同体产生了关系赋权,个体的孕期女性在得到充分赋权后完成了对“母职”的身份认同。

(二) 孕期女性获得对“母职”的身份认同

范热内普认为世俗阶段与神圣阶段中存在一个中间阶段,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过渡一定会经过中间阶段,即过渡仪式。因为“在任何社会中,个体生活都是从一个年龄到另一个年龄,从一个职业到另一个职业的过渡”^[9]。人的社会性权利与义务并不是在一个确定的年龄所到来时便被赋予,而是需要过渡仪式来赋予。女性的孕育阶段便是成为母亲的过渡阶段,十月妊娠与一朝分娩是过渡仪式中的生理仪式。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和形成的互动仪式正是其身份转变的仪式:在生育前,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期待是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优秀的道德品质以及具备较高的能力成为劳动者和创造者;当生育后,这种期待发生巨大转向,女性被要求成为家庭育儿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一个女人在社会期待中生儿育女是人生的终极任务,在成为母亲后却面临着身份认同的两极化:一方面获得成为母亲角色的新认同,另一方面却必须为了孩子将自己的需求放置于孩子的需求之后。在孕期女性完成“纠结、质疑、抗争及认同”^[34]的过程中,自我培养使自身可以获得承担母亲角色所需具备的重要基本素质。

我需要给自己一点仪式感。怀孕前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结婚之后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但当我知道怀孕的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要当妈妈了,实际上我并没有准备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我的怀孕生活,是想给自己一个不断的心理暗示,我成为妈妈了。(13号受访者)

“给自己一点仪式感”是很多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生活展演和互动仪式的原因。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借助仪式完成了对自身“母职”身份的确认,实现了对仪式中情感能量和团结感的拢聚。

我在社交媒体记录孕期收获了孕妇妈妈的关注,同时我也关注了其他的孕妇妈妈。我们相互交流怀孕的一些经验体会,很快我们要成为母亲的那种不安感就消失了,我觉得等宝宝出生后我肯定是个好妈妈。(9号受访者)

女性通过孕期生活展演进程的时空变化,影响了女性个体和群体本来的社会身份、状态以及社会任务,使其也发生变化,最终生命体进入到一种全新的状态。诚然,如果将孕期女性的身份完全锚定在“母亲”“母职”上,可能会遮蔽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本研究在观察中发现一些大众媒体叙事还是习惯于忽视孕妇需求,忽略对母亲利弊的分析,此举容易引发部分孕妇反感,因此未来进一步的研究还将思考“母职”身份在赋权方面的价值偏向。

(三) 仪式与孕期女性共同体形成的意义

仪式和传播的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便是维系社会、共享信仰、团结一致。集体仪式就是社会整合的一种核心媒介。如果说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中每一次展演和互动都会产生短暂的情感能量,那么仪式不断强化所形成的互动仪式则带来长期的情感体验和团结感。“那些参加了成功的互动仪式链的个体形成了更多寻求同类团结的趣好”^[28]。孕期女性在社交媒体中所收获的除了生育、育儿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外,她们的情感因类似的体验、经验而团结在一起。

社交媒体上的孕妈真的就像是一家人,我们大家的经历和期待都是一样。看到别人怀孕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我也会觉得很揪心。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感觉像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希望大家都好。(11号受访者)

“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集体想象(collective imagination),从不认识或未曾谋面的人能借由他们都

了解与支持的想象联结在一起,对一个共同理想产生归属感”^[35]。共同体成员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她们有着共通的情感与共同的目标。在孕期生活展演中,孕期女性亲切地称呼其他参与者为“姐妹”,本来只是网络空间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真实的生育经验的分享、母婴平安的集体期待而形成联系紧密的共同体。例如,5号受访者产后因乳腺炎无法给孩子进行母乳喂养时,她通过发“小红书”求助,收到了“姐妹”从异地空运而来的母乳。

从经验支招到空运母乳,这些反映“Girls Help Girls”的媒介内容,体现了促进女性互助与合作的实现也是“网络女性自治区”的现实功能之一。诚如上野千鹤子提出“女性自治区”^[36]时的初衷正是解释在社会中存在一些由女性组成、由女子管理且类似女子学校的空间或区域。一系列已有研究中,关于女性共同体的研究或沉迷于乌托邦式的想象,或强调性别政治对于女性的影响,鲜有研究将触角涉足“孕妈圈”这个领域,而本研究认为对于女性互助内涵的理解应更趋丰富,不仅关于恋爱、婚姻、美妆等生活化议题,更应关涉孕期、家庭、伦理等社会化议题。论及女性共同体形成的社会意义,则必须考虑女性的真实处境。在学术领域,女性往往因其特殊性成为研究者选择的“被研究者”^[37],长期被作为需要“唤醒”和“解放”的对象^[1]。

五、结语

在传统媒体时代,书刊、电视等媒介主导了人们对女性孕育过程的认知与观念。然而,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平台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孕期女性不仅成为媒介内容的浏览者,更是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以往被传统媒体“遮蔽”的女性孕育的主体,在社交媒体的浪潮中获得了自塑的权力。她们借助各种媒介工具,细致入微地记录着怀孕的点点滴滴,通过孕期打卡等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展现得丰富多彩,使得“怀孕”这一特殊的人生阶段更加富有仪式感。从个体层面来看,社交媒体平台为孕期女性提供了展演生活、传播仪式的舞台,让她们有机会讲述个人的孕育经历,反思自我生命经验,从而获得了话语权和表达自我的机会。这些平台成了孕期女性记录、分享和交流的重要场所,让她们的声音得以被听见,经历得以被理解。

社交媒体平台在孕期女性的生活展演、仪式传播和共同体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个体、社群和社会层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从社群层面观察,社交媒体平台的仪式传播在孕期女性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促进了共同体的形成。通过线上交流,孕期女性可以互相倾听、支持、关怀和尊重,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姐妹情谊。这种互助互爱的社群氛围,不仅有助于缓解孕期女性的焦虑和压力,也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分享经验、交流心得的平台。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分析,社交媒体平台将孕期女性面临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推向了公共视野,使其成为具有极高能见度的社会议题。这有助于引起社会层面和国家政策对孕期女性的关注和倾斜,为她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这种关注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生育问题的重视,为共同面对低生育率陷阱提供有力的支持。

社交媒体中孕期女性的生活展演,在仪式传播过程里建构了一个共享的身份认同空间,聚集的孕期女性建立起深厚、紧密的情感联系。赋权,这一基于传播行为的社会互动过程,在孕期女性的媒介化传播、展演与认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三者之间形成的相互勾连的赋权逻辑,为孕期女性在关系网络中获得信念感与认同感提供了动态机制。社交媒体的赋权功能主要体现在关系赋权和身份赋权两个方面:前者通过拓宽孕期女性的社交圈子,使她们在交往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后者则通过“十月怀胎”的过程,强化了女性作为母亲的身份认知,让她们更加坚定地承担起母亲的角色。正如仪式所展现的那样,它持续地把其自身的那种相对秩序建构成让人感觉起来“更”重要的东西,一种必需的东西,一种“价值观”^[13]。同时,本研究也期待在数字环境下能够进一步拓宽理论视野,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将使用媒介人类学研究的理念与分析框架,尝试结合扎根理论进行分析,深入阐释仪式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林晓珊. 母职的想象: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身体经验与主体性. 社会, 2011, 5: 133-157.
- [2] 徐智, 高山. 网络女性自治区中的性别歧视内化——自媒体美妆视频中的女性厌恶现象及批判. 国际新闻界, 2019, 6: 145-163.
- [3] B. Baker, I. Yang. Social Media as Social Support in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 *Sexual & Reproductive Healthcare*, 2018, 17(10): 31-34.
- [4] 詹姆斯·W·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丁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7.
- [5] 刘建明. “传播的仪式观”与“仪式传播”概念再辨析: 与樊水科商榷. 国际新闻界, 2013, 4: 168-173.
- [6] 刘建明. “仪式”视角下传播研究几个关键概念被误读现象研究——与郭建斌教授商榷. 国际新闻界, 2015, 11: 64-74.
- [7] 刘建明, 肖珈阳. 库尔德里“媒介仪式”研究的理论突破、局限和启示.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1: 131-141.
- [8] 刘建明. 传播的仪式观: 仪式是传播的本体而非类比.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 152-158+169.
- [9]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 张举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5.
- [10] D. Côté-Arsenault, D. Brody, M. T. Dombeck. Pregnancy as a Rite of Passage: Liminality, Rituals and Communitas. *Journal of Prenatal & Perinatal Psychology & Health*, 2009, 24(2): 69-87.
- [11] P. M. Jones, L. T. Olsan. Performative Rituals for Conception and Childbirth in England, 900-1500.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2015, 89(3): 406-433.
- [12] 刘畅. 中国城市女性孕期医疗化的社会建构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
- [13] 彭兆荣. 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 民族研究, 2002, 2: 88-96+109-110.
- [14] 徐翔. 在线仪式: 传统文化的网络新构建. 国际新闻界, 2011, 4: 68-73.
- [15] 尼克·库尔德里. 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 崔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3.
- [16] 曹昂. 城市适应与阶层区隔: 流动工人跑步群的媒介仪式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S1: 91-107+128.
- [17] 谷学强.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表情包的情感动员——以“帝吧出征 FB”为例.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 5: 27-39.
- [18] 袁光锋. “感受的共同体”: 数字媒介中的情感流通与认同建构. 新闻与写作, 2024, 1: 5-13.
- [19] 李彬, 关琮严. 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 国际新闻界, 2012, 5: 38-42.
- [20] 韩霄. 中国互联网与女性赋权传播.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1: 101.
- [21] 唐嘉仪. 赋权视角下全职妈妈的新媒体实践与身份认同——以广州市为例的质化研究.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3, 6: 50-61.
- [22] 聂露. 社交媒体助推女性主义第四波. 人民论坛, 2019, 1: 45-47.
- [23] 赵雅馨. 数字母职实践: 在线分享育儿信息的内在逻辑、行动策略与群体认同. 当代青年研究, 2023, 3: 37-47.
- [24] 苏熠慧, 管泽旭, 颜小林. “90后”新手妈妈的数字科学育儿实践——以小红书睡眠训练 A 社群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10: 109-118.
- [25] 詹姆斯·罗尔. 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 董洪川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5.
- [26] 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王文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21.
- [27] 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 李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9.
- [28]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 林聚任, 王鹏, 宋丽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06; 120; 134.
- [29] 程德兴, 韩雪春, 鲍倩倩. 成为孕妇: 女性孕期的身体、社交重构、主体感受与身份感知. 青年学报, 2020, 4: 48-55.
- [30] 李梦竹. 社交媒体赋权: 微信育儿群对母职自主性的建构. 当代青年研究, 2022, 3: 68-74.
- [31] 邱林川, 陈韬文. 新媒体事件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8.
- [32] 刘娜, 王玥敏. 孕期女性社交媒体中的赋权实践及身份形塑.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 107-115.
- [33] D. D. Perkins, M. A. Zimmerman. Empower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5, 23(5): 569-579.
- [34] 浦纯钰, 黄蓉. 城市夫妻生育权冲突的原因探究与应对——以二孩政策为背景.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8, 3: 36-42.

- [35] 邓天颖. 想象的共同体:网络游戏虚拟社区与高校亚文化群体的建构. 湖北社会科学,2010,2:173-175.
- [36] 上野千鹤子.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 王兰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221.
- [37] 王金玲. 社会学视野下的女性研究:十五年来的建构与发展. 社会学研究,2000,1:51-64.

Ritual Communication, Life Performance, and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on Media Empowerment Practice of Pregnant Women in the Digital Era

Liu Na, Wang Yuemi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Pregnant women gather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the digital age are constructing new identity through ritual communication, which includes life performances such as pregnancy recording, daily check-in, and interactive sharing.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media empowerment for pregnant women and field research rooted i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is research revealed that pregnant women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pre-pregnancy 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life performances.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d how pregnant women shuttle and cros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platform space b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hich could deeply sort out the media usage records of pregnant women on social media. This paper depicted that pregnant women actively interact with other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by rich and diverse ceremoni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to achieve daily life performances, while it thereby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for pregnant women and finally completed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new ident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dissemination. What combined the dissemination, performance, and identification through media, not only formed a logic of empowerment that connects and influences each other, but also provided academic support for related research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Key words: pregnant women; ritual dissemination; life performance; identity recognition; empowerment

■ 收稿日期:2024-05-07

■ 作者单位:刘娜,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王玥敏,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责任编辑:刘金波